

解放成都



目 录

第一部 大军入川追穷寇

大西南著名的都市省会——成都，自两千多年前古蜀国开明帝时期建城以来，一直都用这个名称，是中国各大城市自建城到如今仍沿用原名的惟一城市。

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西汉时因盛产蜀锦，而有“锦城”之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在城上遍种芙蓉花，盛开的鲜花与名产蜀锦上所织成的花纹交映生辉。孟昶又用芙蓉花汁染绸为帐，名芙蓉帐。为此，成都在后来又有“蓉城”的别称。

妩媚本不应与铁血碰撞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芙蓉盛开的成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仅听听她那些锦城、锦官城、蓉城的别名，就不应该把战火烙印在她秀丽的面额上。

因此，当翻天覆地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推进到这座锦绣都市后，势如破竹的解放大军达成了兵临城下和平解放成都的态势。然而，困兽犹斗的蒋介石国民党军却在这里策划了作垂死挣扎的“川西大决战”，并在慌乱败退中竟把数十吨炸药拉进城中大街小巷，准备引爆。

一、毛泽东计高一筹，刘邓大军排山倒海入川

二、成都，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军败退大陆的最后一个省会

三、黄埔楼上，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策划“川西大决战”

四、中共地下党密设迫击炮于黄埔楼附近，炮口对准了蒋介石

第二部 大屠杀横祸难防

人民解放军的大进军，如阵阵狂涛涌向大西南，压向川西平原。鸟瞰巴蜀大地，到处是冲天烽火，遍地是滚滚硝烟。

共有四个野战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最高统帅部对大西南作出了以第二野战军为主，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参加的气势磅礴的战役部署。第三野战军虽未直接踏足大西南，却为保证西南战役的全胜，以重兵护卫在东南方向，严密防守着美国有可能的出兵登陆。

蒋介石在此情况下，不得不打消原来准备在川西建立“反共基地”的设想，决定将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岛。

战局在向纵深发展。冬日的成都，被战火烤得炙手可热。

一、国民党政府迁设台北，兵匪满城大撤退

二、城西郊十二桥边大屠杀，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批刑场革命志士血染“红岩”

三、南线：刘邓大军“一张大网”拉到川西盆地

四、北线：贺龙“三把尖刀”闯关入川

第三部 川康军釜底抽薪

人民解放军南北两线的大进军，很快在成都市周围达成了兵临城下的态势。最令蒋介石震惊的是川、康将领的突然倒戈，无疑对国民党军的“川西大会战”和防守成都市是釜底抽薪。12月上中旬，四川省和西康省(解放后以金沙江为界分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机智地从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潜离成都，向全国正式发表通电，宣布起义。

这次大起义，意义非常特别。它是成都战役中国民党军队

最早宣布脱离蒋介石系统的起义，迫使正在成都企图组织指挥“川西大会战”的蒋介石立刻飞逃台湾，对成都的解放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这次大起义，极具离奇色彩。由中共中央直接控制的地下电台能在国民党军军部中隐藏8年之久，并在临解放时的起义中起到很大作用。

这次大起义，波折跌宕。从起义一开始，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有所察觉，并有防备，数次企图从中进行阻挡，但最终未能如愿，却由此引申出许多令后人深思的故事来。

- 一、在国民党军军部内隐藏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
- 二、刘伯承、邓小平的谍报员秘密潜行入川
- 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联名通电大起义
- 四、蒋军营垒大分化，朱德向起义将领颁复嘉奖电

第四部 “捉蒋敢死队”失防

北较场黄埔楼四周，高大的银杏树在寒风中摇曳着枯黄的叶片。这些两个人环抱不过来的树木，不知是何人所栽，树龄多在两千年以上，在北较场内也构成了一景。

透过玻璃窗，蒋介石的视线从川西作战地图上移动到窗外。

窗里窗外，都是一片“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

寒风如一条有力的鞭子，抽打在枝头，树叶发出颤栗的轰鸣声响。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则是一条无情的鞭子，抽打在蒋介石的心头。

站立在这些历尽苍桑的古银杏树前，怎能不让人有“木犹

如此，人何以堪”的伤怀。

面对川西战局，蒋介石已经是一筹莫展。北较场内国民党统帅部的决心一动摇，整个成都市也就动荡起来。

- 一、“捉蒋敢死队”有计划却难付诸行动
- 二、蒋介石屡设骗局逃离大陆
- 三、川康边游击纵队出山，解放军“黑虎队”潜行府河边
- 四、彭镇血野大厮杀，小城新津七昼夜大血战

第五部 大爆破防不胜防

邛崃，是拱卫成都的重镇，位于川康要道的咽喉之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把整个成都战役比作一个有机整体。那么邛崃县城就是这个整体上的“经穴”所在。交战双方无论何方先占领控制了这里，在此后的决战中就会在地形上处在极为有利的优势地位，而对方则会付出血的代价也不一定能再如愿。因此，解放大军南线部队一进入川西与国民党军交火，即把邛崃作为夺取成都战役胜利的关键所在。

当成都市内大溃退中的国民党军乱作一团，军警特秘密进行大爆破时，成都市外围的鏖战正以邛崃地区为中心全面打响。

- 一、刘伯承出手绝招：“点穴”邛崃县城
- 二、战士无畏智降顽敌

第六部 解放大军接城防

在本世纪 40 年代的最后时刻，川西所有的人，似乎都在为了那已不多的光阴，急促地奔跑着，旋转着。特别是苦于逃命的蒋介石国民党部队，当蒋介石由空中飞逃后，川康公路便成了胡宗南部队的“专利”单行道，官兵都是一股气地面向西涌动而去。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把截断川康公路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六军，该军立即指令第四十八师为军的先头部队，向川西挺进。

一、临溪河：勒在蒋军脖子上的绞索

二、主战场军田坝：战后数年落雨地上仍渗血水

三、国民党“天下第一军”的覆灭

第一部 大军入川追穷寇

大西南著名的都市省会——成都，自两千多年前古蜀国开明帝时期建城以来，一直都用这个名称，是中国各大城市自建城到如今仍沿用原名的惟一城市。

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西汉时因盛产蜀锦，而有“锦城”之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在城上遍种芙蓉花，盛开的鲜花与名产蜀锦上所织成的花纹交映生辉。孟昶又用芙蓉花汁染绸为帐，名芙蓉帐。为此，成都在后来又有“蓉城”的别称。

妩媚本不应与铁血碰撞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芙蓉盛开的成都充满着诗情画意，仅听听她那些锦城、锦官城、蓉城的别名，就不应该把战火烙烧在她秀丽的面额上。

因此，当翻天覆地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推进到这座锦绣都市后，势如破竹的解放大军达成了兵临城下和平解放成都的态势。然而，困兽犹斗的蒋介石国民党军却在这里策划了作垂死挣扎的“川西大决战”，并在慌乱败退中竟把数十吨炸药拉进城中大街小巷，准备引爆。

一、毛泽东计高一筹，刘邓大军排山倒海入川

“我就不信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知道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作战计划。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娘希匹！”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在台湾岛忿忿不解地破口大骂。

是的，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惨败后。本寄希望依靠大西南险地，像仅仅几年前的抗日战争一样，再圆建

陪都于重庆之梦。他曾经向美国杜鲁门发誓说：“国民党在大陆只要有一个插旗杆的地方，就一定能光复失地，别说还有大西南这么一块天赐宝地。”

然而，蒋介石在大西南的军事部署每次都恰好落在毛泽东的“圈套”中，这使蒋介石非常地不理解。他明明看到毛泽东是由正面打来，各种情报也都证实这一点，但当他伸出拳头出击时，毛泽东却从腋下猛打过来。蒋介石退守台湾每每闭门思过，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军事上输给了毛泽东，是因为他的判断有错误。同时，他也怀疑其内部出了问题，但究竟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却并不清楚，怀疑只能仅仅是怀疑而已。

蒋介石是做梦也不曾想到，就在他策划西南战役作战绝密方案时，只有几个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结束仅5天，这份在“绝密”两字下又标有着重符号的《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即以惊人的速度神奇般地从重庆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手中。西南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蒋介石从此逃离大陆。对此，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在苦苦思索中，是有充分理由判断毛泽东一定对国民党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可毛泽东为什么能知道的那么清楚，蒋介石是至死都没有解开这乱麻一样的谜团。

那么，这份如此机密的作战方案是如何出三峡到了毛泽东之手的呢？让我们还是把历史的镜头摇回到1949年的最后岁月。

临解放前夕的重庆，市西郊山洞蒋介石的住所会议室内，一片严肃气氛。会议室外，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分四层把这栋房子围了个严严实实，每层又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此戒备森严，哪怕是一只老鼠也别想从门前溜入会议室。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正在紧张地召开。

一张长长的椭圆形大餐桌放在会议室中央，蒋介石的位置在桌子一头的正中间，他背后悬挂着一张十万分之一比例的西南地区军事地图。其余与会人员围桌而坐。蒋介石开场说道：

“各位将领能在时局艰困危难之际，仍忠心耿耿，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信，国际危机尚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以待国际时局转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共军主力将由何方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

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见蒋介石不再讲了，便让本长官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开始作“敌情报告”。大地图下，参谋人员随着徐远举的报告声在地图上用标杆指点着。从地图上可看出，解放大军正由川北、川东两个方向形如一把巨大的铁钳，张开钳口向西南挤来。但从全国局势看，解放军在此时还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扳动两个钳柄，那么，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又在何处呢？这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众将领现在最关心的事，也是今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徐远举的报告结束后，继由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作“情况判断”，他说：“刚才徐处长讲了。请看这里，兰州失陷后，共军很可能停止前进。我们判断这股共军除就一部兵力攻占青海的西宁外，其主力必将先进逼西南，统一关内，然后再染指新疆。如此这样，四川就首当其冲。请看这边。”

沈策把标杆指在川东方向，继续说道：“自衡宝战役后，共军没有向西行动的动向，鄂西、湘西一带比较平静，没有共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何况这个方向地形险阻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鄂西北虽然有一部分共军游击队活动，但兵力不大，也没有增加兵力，不像有向四川进军的准备。因此，

我们判断不会从川东方向来。你说是不是这样?宋主任。”

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点头表示赞同，沈策的嗓门为此也提高于许多：“那么，请向这边看。川北方向，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便利，共军从这个方向是比较容易运送大部队的。当前，川东方向的两湖方面没有发现共军大部队活动，只有兰州这边有大兵团活动。徐处长的报告已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据以上判断，共军绝不会舍近求远，他们占领兰州后，必然南下图我四川，采取三国时代邓艾伐蜀度阴平，出碧口，直取成都的战略战术：一路直接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强攻南来。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是不会忘记三国这段历史的。”

“对的，这毛泽东是很懂《三国》的！”蒋介石听到沈策提到毛泽东的名字，立刻插话说。沈策见蒋介石应声附和，更是得意，又说道：“总裁说的极是，从历史上考察，历代兵家入川，大多是由川北而来，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若由川东逆流而上，则不使用兵。基于上述判断，我主张调四川四个机动军于川北剑门关一带设防，以挫败共军入川企图。”

实际上，沈策的这段宏论是蒋介石早就想定的。蒋介石在沈策讲完后，见众将领并无异议，显然很高兴自己原来的判断能被大家所接受，遂果断地决定把大西南国民党军主力放在川北：编罗广文、陈春霖三个军为第十五兵团，从川东开赴川北广元，在剑门关一带布防；陕南的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防线。于是，蒋介石这个以川北为大西南防线重点，沿川、黔几千公里围成一大圈的所谓固守大西南军事部署开始付诸实施。

蒋介石为此部署很是自鸣得意，因为他的情报机关向他提供的情报也证明，担负进军大西南任务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主力从江浙战场退下后，不是直接向西挥师入川，而是走了

一个“驼峰”，顺津浦线向北再走陇海线朝西直奔川北而来。

然而，蒋介石的判断却正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反。早在蒋介石的重庆军事会议前，毛泽东对西南战局即胸有成竹，指出：“对西南敌人作战，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10月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再西出昆明；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扣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西南国民党军主力于川西盆地。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在解放上海后不久，即开始考虑和着手部署进军大西南的军事行动。第三兵团在参加渡江战役后的追歼战中，于6月底即从浙江金华、兰溪等地奉命停止向南追击而北移，7月10日前后进至芜湖、当涂、宣城、安庆等地区整训待命。这个月中旬，兵团司令陈锡联、政委谢富治便专程到南京向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汇报部队情况。

谢富治先汇报说：“当前部队的思想非常活跃，普遍认为应乘胜进军大西南，活捉蒋介石。但也有一些同志因为胜利产生了大功告成、贪图享受的思想。认为从太行山转战到江南，打了大半个中国，现在该松口气，歇一歇了。”

“噢！还有什么？”刘伯承、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

陈锡联接着说道：“有的猜测说，二野的刘、邓首长都是四川人，对西南情况熟悉，解放大西南的光荣使命八九不离十会落到我们二野的肩膀上。为此，各部队的请战、求战情绪都很

高。”

邓小平听着汇报，为第三兵团干部战士高昂的求战情绪而高兴。他站起来笑着说：“我们的战士很有战略眼光嘛！”他说着走到地图前，兴致勃勃地用手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地方军也好，就把他们的后方机关人员统统加进去，也不过 150 多万人。这些敌人现在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

刘伯承点了点头，与邓小平相视笑了笑。邓小平又谈道：“蒋介石很狡猾，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呢，也绝不会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已经发出指示，命令各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前进，迅速、干净、彻底地歼灭残余的国民党军。蒋介石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我们既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也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军委命令第二十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就是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在那里登陆；命令三野的主力位于京、沪、杭地区，实则也是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同时以主力兵团进军福建，解放华东。”

陈锡联趁邓政委点烟的时机，忙问道：“我们的具体任务呢？”

邓小平继续说道：“对于一野、四野和我们二野的任务，军委也已经明确了。一野的任务是解放西北五省，四野并指挥我们二野的第四兵团，负责歼灭在中南地区的残敌。我们二野的任务，是待沿海城市解放后，美帝国主义出兵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时，立即进军西南，在十八兵团的协同下，解放川、黔、滇、康四省。现在把你们兵团从浙江调整到皖南一带地区，其目的就是为进军西南做好准备。”

刘伯承接过邓小平的话题，说道：“不过还要告诉同志们一点，由于我军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敌人呢，千方百计要避免与我决战，以求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对头！”邓小平高兴地接着说：“蒋介石在大西南的胡宗南、宋希濂集团共有好几十万部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他们如果想分散在大山里打游击，行不通；想经西南边境成股地逃到缅甸，也不行；如果全部空运到台湾，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也不行。因现在美国在短期内还没这个力量空运这么多部队。所以，对于如此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军委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先断敌逃路，然后聚而歼之。同时，注意加强政治攻势，以避免或减少伤亡和破坏，加速战争的进程。这是非常绝妙的一着棋。依我看，这着棋走好了，蒋介石可就没啥子戏可唱喽！”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爽朗地大笑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又特别叮嘱陈锡联和谢富治说：“前委很快就要下达进军西南的指示，希望你们抓紧准备，特别是想办法解决好少数干部战士不愿到西南去的思想。要告诉部队，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一定要在部队中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叫得响响的。”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得知二野将进军西南的消息后，他对于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并肩战斗的二野战友更是充满感情，特意把刘伯承、邓小平和二野兵团以上指挥员请到上海市，对二野担负的进军大西南新任务表示祝贺，主要还是共同商议二野进军西南的物资支援问题。

宴会间，陈毅豪爽地说：“你们二野协助我们三野解放了京、沪、杭，我们也一定全力支援你们进军大西南。诸位在物资上

有何困难，请尽管提出来。不过，依我看，你们最需要的无非是鞋子、蚊帐、药品等，只要上海有，我们全都给你们。”

陈毅又风趣地说：“我也是四川人，要不是中央让我当上海市长，我还真想打完这最后一仗呢！”

陈毅开怀大笑。在座的二野领导都对三野的大力支援深受感动。

7月18日，二野前委向各兵团下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

26日，第三兵团在南京召开为期一周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进行进军西南动员和研究进军作战方案。刘伯承亲临大会即席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这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著名军事家讲话，从来都是不要稿子的。

刘伯承站在原国民党“国大礼堂”的讲台上，在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敌我态势后，讲道：“渡江作战后，我们二野分别集结于江南一线，你们三兵团主力在芜湖，四兵团主力在赣中，五兵团主力在上饶地区，主要是为了防备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期间，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美帝国主义不敢铤而走险，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而且我们第三野战军的部署已调整就绪，完全能担负起东南沿海的防务。因此，我们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机成熟了。”

“同志们可知道蒋介石有三怕？”刘伯承风趣地高声问道，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扳着手指头说：“蒋介石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眼下，我军已入了关，也渡了江，现在又要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在大陆上的

日子就不会长了。”

露天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刘伯承不断地挥舞着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以他那军事家特有的洞察力和非凡气魄，继续讲着：“不过西南地区这块地盘并不是很好打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面积大，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及西藏地区，而且毗邻越南、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国家。那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特别是有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和土匪、反动会道门组成的四位一体的反革命势力，其气焰十分嚣张。正因为如此，这块地盘被蒋介石看中，决定将其作为最后据守的地区之一。蒋介石的阴谋是，以白崇禧和胡宗南两个仅有的集团作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在华南地区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我进军两广；在西南地区，以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以及地方军队约 90 万人防守，迁都重庆，以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这就是蒋介石的所谓大西南防线。”

刘伯承向上扶了扶眼镜，仍侃侃而谈：“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作出了科学的预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我们二野进军西南的部署是：以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之第十军直出黔北、川南，切断国民党军向云南之退路，尔后协同第三兵团作战；以第三兵团率第十一、第十二军（部队开赴湘西集结时，军委又指示四野的第四十七军归第三兵团指挥——笔者注），会同湖北军区指挥之第五十军和第四十二军等部队，以钳形攻势围歼湘、鄂、川边界的宋希濂集团，尔后，第三兵团主力直出四川东南部，与第五兵团协力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的国民党军。两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在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的协同下，实施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国民党军。”

刘伯承敏捷的思维，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他的讲话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但台下的干部们却并不感到时间长，而是一晃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在刘伯承讲完后，慷慨激昂地说：“刘司令员的部署，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关门打狗战略部署。我们三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友邻切断敌人主要退路后，出其不意地从川东地区直插进去，首先打开入川通道并在该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尔后向川南方向进击。待攻占重庆后，参加成都会战，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

陈锡联那一口浓重的湖北红安口音，铿锵有力：“那么，我们的这着棋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组织好部队隐蔽地向集结地区开进，待完成各项准备后，协同第四十七军突然发起攻击，并坚决夺占四川的黔江、秀山、酉阳、彭水等地区，以打开川东之门户，并相机解放重庆。尔后参加成都战役，聚歼胡宗南部，肃清四川残敌。我们兵团的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从地理条件看，川东地区地势险要，道路崎岖，江河纵横交错，不利于广大兵团行动。特别是我们进攻的方向，有敌人重兵把守。因此，我们能否出其不意打开入川通路，关系着整个西南战局的进程。关于战斗打响后的行动和有关协同动作，待到达集结地区后还要具体部署。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动员工作，教育部队克服个人主义情绪和贪图享受的思想，树立整体观念和吃大苦、耐大劳、为人民立大功的思想，积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保证一声令下，立即奔赴战区。”

会场上响起一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群情激昂。

会场内外。骄阳似火的8月，火城南京，一切都是热气腾腾。

第三兵团团干会议几天后。

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鲜花伴着红旗飞舞，锣鼓和着鞭炮轰鸣，成千上万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欢送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指战员奉命远征大西南。

火车沿着津浦路向北飞驰，然后向西拐上了陇海线。

在郑州车站，当地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公开露面，新华社遵照毛泽东的特意安排，发布了刘司令员在大会上关于进军西南的讲话。

这时，在郑州以南，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浩浩荡荡向湘、粤、桂地区急进，准备夺取广州，并计划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主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即在毛泽东的巧妙安排下，乘机借助第四野战军的公开声势，也突然由郑州秘密转向南，直下武汉，四兵团在四野的指挥下，正由赣南向广东进击，五兵团则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向湘西，这两个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是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随野战军指挥机关行动的三兵团到武汉后也秘密集结到了湘西。

因此，在这时的千里战线上，出现了两种大不相同的进军形式：何华南进军的第四野战军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浩浩荡荡；何西南进军的第二野战军则是偃旗息鼓，渺无声响，不显踪迹。

在江城武汉，邓小平神秘地对刘伯承笑着说：“毛主席要的就是这种气氛，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迷魂阵。大概蒋介石的飞机早已飞回去报告了，这很好。”

此时，武汉地区热火朝天的向南大进军，蒋介石和毛泽东当然都注意到了。蒋介石显然是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现象，他一